

式，以及貝類、魚類生活資源的取得，與在低溫水域河道的交通等。

2. 創造時間與空間的奇妙交會

將線性發展的歷史轉化成實際的空間時，應考慮創造有規則性的空間配置，符合線性歷史進程。若遺址文化層具有可辨識的差異特性時，便可採用文化層區分空間。分區內可盡情展現該文化層豐富的研究成果，塑造單純強烈的空間特色；分區之間可相隔、漸變、轉換，創造不同空間的對話。參訪者依序探索後，更能瞭解遺址文化的轉變，如淇武蘭遺址可分為漢人文化區、噶瑪蘭文化區與淇武蘭文化區，設置有順序的參訪動線，讓遊客能體會地景的變遷。

遺址公園常緊鄰大型的近期建設，從史前到現代的空間元素雜亂紛陳地同時出現，但這些不調和的地表歷史與景色，也可作為規劃構想加以利用。這些元素所涵括的年代愈長（如從金屬器時代至現代），環境差異性愈大（如從溼地沼澤至農田、道路、高架橋等現代建設），愈令人感受到時代的交替更迭。以淇武蘭為例，此據點位於遺址挖掘範圍、聚落、閘門、新堤防與高速公路之間，視覺環境複雜，但可應用此原理為概念，納入現代建設，配合適宜的解說，將地景的發展與變化壓縮於此，形成不同時間交會的「地景堆疊廣場」。

3. 以實驗考古學的觀點復原史前聚落

主要以史前聚落想像復原，呈現史前生活情景，創造心靈上的感動與震撼，豐富參訪者的視覺體驗。整體希望將凍結在時空中的考古資料庫，轉化成表現昔日史前人類文化的生活博物館，傳達生活即展示的深化意涵。

由於遺址發掘出面積廣大、南北向排列緊密的木柱群分布資料，以及許多房屋局部的木構件，未來可嘗試應用日本遺址公園「實驗考古學」的觀點，參考現存的噶瑪蘭家屋、東南亞南島民族干欄式建築及相關清朝及日治時期



圖9. 昔日噶瑪蘭人文化的生活博物館示意

的文獻，結合這些深厚的研究潛力加以發揮，嘗試將昔日的史前聚落環境想像復原，包括干欄式建築中可能有的設施，如家屋、集會所、倉庫、瞭望台及葬墓等（圖9）。整體如同1:1的模型，以最實際的方式進行解說教育，同時也成為有別於國內其他遺址公園的特色。

4. 以植物互古彌新的生命力銜接現代與史前的時光在復原聚落四周配置民族植物森林帶，作為聚落的展示背景，整體形成完整的史前生活環境，創造令人感動的史前聚落氣氛。

可應用的各種民族植物除了物候植物外，尚有製舟植物、漁具、獵具、建材、日常生活雜用、採擷食用、衣著、防衛、工藝等民族植物，可配合聚落設置作物區，以可實際觀察、接觸及使用的活動，加上解說及操作示範，讓參訪者更加瞭解昔日先民的生活方式。

5. 融古於新的設計

對於未來基於解說教育與展示而必須新增的軟硬體建設，應引入遺址文化特色，形成僅